

中国作协2013年度
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红袖添香大神
墨舞碧歌最新力作

言情精品·珍藏佳著·千万期盼·独家上市
江河不尽，终有竭时。美人再美，亦有垂暮。
江山代有才人出，谁人能永为传奇？

传奇

MOUWU BI
GE
WORKS
墨舞碧歌 著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CHUAN QI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手机阅读

同步
发行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传奇

上

MOWUBIGE
WORKS
墨舞碧歌 著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CHUAN QI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奇: 全2册 / 墨舞碧歌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436-9643-3

I. ①传… II. ①墨…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8016号

书 名 传 奇

作 者 墨舞碧歌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liuyaohui0532@126.com

特约编辑 戚兆磊 焦 娇

封面设计 80小贾

版式设计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4

字 数 404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9643-3

定 价 49.80元(全2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致我最亲爱的读者：

故事是我写的，但故事的喜怒哀乐却是你们给的！

从《暴君》到《倾城》，每一篇古文都有你们的陪伴，是你们让渺小的小编我想变得更好。

新书《传奇》以全新视觉重塑女驸马冯素珍的一生，希望可以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阅读感受。

墨小歌

懂得惊艳这个词，是初遇这个故事的午后；
理解心甘情愿这个词，是明追文的凌晨。
我很笃定，我会陪着你，一起笑，一起哭，一直下去。

慕容复以展素素

一直觉得，墨舞碧歌对文字的驾驭有种诡异的敏感。《路从》让我们看到的是唯美，《暴君》和《倾城》让我们看到的是深情悬念，而《传奇》却让我们看到迥然不同的墨舞碧歌。

情节丝丝入扣，草蛇灰线，伏笔千里。不必前世惊情，三生布局却同样执棋落子，妙笔生花。于平凡处见繁华盛世，于幽默中翻羽腹舆图江山……

——米小砚

有人说，这是歌最好的文，也有人说这是歌最糟的文。
于是，喜欢的超过了对往日所有文章喜欢，不喜欢的弃如敝屣。

敢于创新的结果，不一定能得到所有认同，但对于我来说，看这文的更新便是我每天期待的美好……

——木小桐

在那部流传千古的黄梅戏里，我为救李家公子考状元、娶公主、斗高官……后身世被揭，又被皇帝封为义女，再见李公子，相赠状元之位，与之成婚，结局美满。其实，评书先生都错了。譬如，皇帝和权相其实都很年轻，年轻有为，亦自狠辣，李公子其实是……当我以女子之身披上状元金蟒大红袍，正式踏进朝堂成为历史上第一名女官那一刻开始，也是一个最复杂棋局的开端。

——冯素珍



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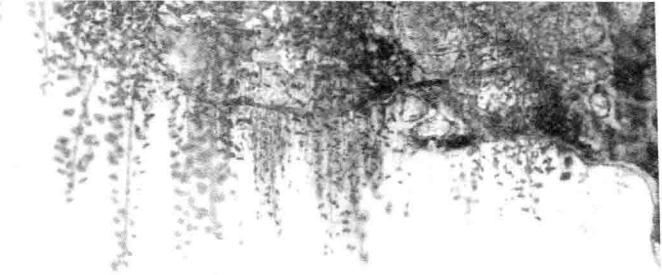
● 目录

楔 子	1
第一章 遭惊变满门抄斩，女扮男上京赴考	3
第二章 藏心计萧郎路人，闹法场招惹公主	20
第三章 罪权贵考试无门，遇贵客丹凤白衣	40
第四章 智斗官决战会试，群英会千古风流	57
第五章 世子名媛神秘六少，折扇三打原来模样	72
第六章 昨夜太平长安，今日殿试识君	92
第七章 第一国案，血染灯纱，公子今何在	122
第八章 公堂战败	164
第九章 逢魔时刻	188
第十章 春风十里，不如你	229

传奇

目录 下

第十一章	一个温柔了岁月，一个惊艳了时光	267
第十二章	第二国案，真假清官，风云再起	301
第十三章	送爱入局	331
第十四章	扑朔迷离	354
第十五章	小妾	375
第十六章	借你的孤单，今生难还	412
第十七章	宿敌	440
第十八章	情谊易逝，青杏难摘（一）	475
第十九章	情谊易逝，青杏难摘（二）	505
第二十章	情谊易逝，青杏难摘（三）	527



楔子

这一年的上元节，因先帝崩后不久，宫中自然不办宴席，但太后一道懿旨，众多官员女眷仍欣然受邀前往宫中赏灯。谁都知道，这就是选秀的前奏了。

夜半，内侍省监被召，跪于帐外。只听得帐内女音威严传来，“哀家抱恙并未赴宴，依你看，皇上可对哪家姑娘特别中意？”

宫监心下顿时一凛，他自知太后并未出席，是有心让皇上自行挑选，这关乎将来后宫态势，他哪敢怠慢，立即答道：“国丧未毕，皇上悲恸，并未和姑娘们多叙，只是，倒多看了那顾家二姑娘一眼。”

“嗯，你退下吧。”

这赏灯会乃由内侍省所置办，务必让天子尽兴。从太后的声音中听不出情绪，宫监暗自擦了擦汗，退了下去。

而天子寝殿办公厅内，桌上摆着数十佳丽画像。天子盯着桌上两笺，目光骤冷，袖袍猛地一拂……

翌日，国相严鞅觐见，内廷告知皇上未醒，让相爷稍候。

内侍奉上茶，严鞅便在办公厅里等候。他是个仔细人，一下便注意到桌下有一纸笺，纸上有字，下角一方朱红，竟似国玺所盖。他不由得好奇，过去一看，顿时惊住。

那是诛杀令！被诛者他是认识的！

他略一思索，匆匆退出，立刻折到太后寝殿求见。

太后听罢，竟淡淡一笑，道：“严卿，哀家素知你与那人虽未深交，却有几分相惜之意。你是想趁皇上未醒，来哀家这儿求个情。”

严鞅一惊，“娘娘高瞻远瞩。”

孝安目中却透出丝厉意，“皇上和哀家也有心放过此人，否则能任其逍遥多年？但严卿可知，据探子报，近日竟发现晋王夫人踪迹。若只是人有相像就罢了，但此事要是属实，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严鞅顿时汗流浹背，颤了声音，“他是当年主审，狸猫换太子，竟私放了……”

孝安闭目沉默了一会儿，方道：“皇上也考虑了数天，如今他既已拿下主意，此事哀家就交予严卿去办吧，赐个安乐死，也不枉你们相识一场。此事关系社稷，哀家信任大人，望大人也不负江山才好。”

“臣明白。”

严鞅目中透出丝狠戾，抬头间，发现孝安眉间狠色更甚。此事若由天子派人来办，只怕更狠绝，全尸也未必……能留。

他携旨出来。回廊处，一人匆匆行来，走得急了，两人迎面相撞，那人哎哟一声，连连口称莽撞告罪，慌忙拾起地上手谕。严鞅一看，却是翰林院侍讲学士傅静书。

他看着这傅静书，眉眼忽而一跳，冷冷道：“大人看这手谕如何？孰好孰坏？”

傅静书浑身一震，只是摇头，“这是给相爷的手谕，下官如何得知其中记载？又岂敢胡乱评论好坏？”

严鞅紧皱的眉方才略略一舒，略一寒暄，抬脚离去。

傅静书却站在廊中，止不住浑身打战……



第一章 遭惊变满门抄斩，女扮男上京赴考

德清十九年，冬。

“李公子，素珍来了。你是不是恼素珍去表哥家住了几天，将这群婆娘找来刺激我？”

一个女孩儿趴在屋檐上，眼巴巴地盯着院里的青年，还有坐在他身旁和他相亲的五六个年轻女子。

面如冠玉的年轻公子手一哆嗦，整杯茶泼到对面姑娘身上。女子叫了一声，和其他几位姑娘一起站起，怒视檐上女子。

“冯素珍，又是你这丑女！告诉你，我李陈氏绝不承认这门亲事！”

狮吼一声，一中年妇人从内间走出来，叉腰看着檐上女子。

素珍叹了口气，心想：李大妈，这门亲事明明是你李家强的我冯家。

当年她家新搬到淮县，她爹爹和李公子他爹喝酒。这酒过三巡，看她爹一脸忧愁，那李大叔相问缘由。她爹爹便告诉他：她娘方产下一女，这左邻右舍都在她家附近转悠，似在打什么主意。

这当爹的是个大美人，这女儿还会丑吗？李大叔激动了，心想：尔等小民必是到冯家定娃娃亲来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先得月，他立刻自荐。

李大叔是淮县县太爷，她爹能拒绝吗？只好半推半就应承了。

翌日，李大叔、李大妈到她家串门，看到她娘亲，惊为“天人”，说她爹爹使诈。虽说她也觉得是自家爹爹使诈，但没人让你被诈啊。

何况，她从不认为她娘长得丑，不然她爹爹怎会那么疼她？不过就是眼睛小

点、鼻子塌点、嘴唇厚点、脸上有点天花印子。

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她也不一定遗传到她娘的基因呀。后来事实证明，她确实是遗传了那么一点。

话说素珍正回忆着往事，李公子一瞥他的书童小四。小四默默地从怀里掏出一把小弓，又在地上捡了颗石头，放到弓上，向她瞄准。

素珍很快中弹，啊了一声从墙头栽下去。跌下那一霎，只见李公子嘴角含笑，明如春花，霁如秋月。

为博美人一笑，她认了。

她摸摸头，龇牙道：“好痛！这死小四的眼力怎这般厉害？”

“自你五岁揪着他家公子衣服不放开，他已经开始‘护草’，瞄了十二年，不准才怪。还有，你不痛，痛的是我。我不在这里，你会故意摔下来逗李兆廷笑？”垫在素珍身下的少年将其抱起放下，面无表情地道。

素珍想拍拍那孩子的肩膀以作安抚，无奈她人只到他胸口，够不着肩膀，只好作罢，讨好笑道：“冷血，我给你买糖葫芦吃。”

“不要。”冷血几乎立即拒绝。

“为什么？”

“从小到大，你每次给我买吃的都是借我的钱，而且从没还过。”

“我是你家小姐，你怎能这般吝啬？我爹爹支给你的工钱还少吗？”

“老狐狸已欠我十八年工钱，亏得夫人时有补贴，我才能攒点体己。除了夫人，你们冯家没有一个人。”

素珍叹气，这孩子这般小气是跟谁学的？谈钱多伤感情啊。是以，当他后来成为京城少女的暗恋对象之一，和什么叫“无情”“铁手”“追命”的一起被选进六扇门当公务员，人们还给他们安了个绰号，叫作“京城四大名捕”时，她着实纳闷。

“别忘了任务。”进家之前，素珍一瞥冷血，语气严肃。

“玩了这么多年，你烦不烦？”冷血继续摆出冰块脸。

素珍睨他，“李公子被抢走是不是你负责，嗯？”

负责！即是娶她，冷血也会二话不说，应下她的要求。

素珍笑了。其实，也就让他去找方才那几位小姐喝杯茶、吃个包子，外加谈谈心什么的，给她们提醒一下李大妈这几年来给李公子纳妾皆不成功的原因。

因为咱李公子有“寡人之疾”，那啥不行。

但这关系不大，只消她和李公子将来成亲，怀上宝宝，就能还他清白了。

所以说，俗话说得好——时间能证明一切。

基于她从表哥家回来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去探望李公子，行为有那么一点不孝，这时走正门不啻于找训，是以，她拉着冷血从后门进屋——

不想，迎接她的却是她爹娘、她哥，还有笑容可掬的大丫头红绡。

她爹爹笑得那叫一个春意荡漾。

素珍有点头皮发麻，跳进她娘怀里才对她爹晓之以理，“爹爹，即将嫁出去的女儿也是泼出去的水，懂不？”

她爹爹嗯了一声。红绡那丫头却变戏法似的不知从哪里掏出一个包袱递给她。

素珍两眼冒问号。

她哥哥好心解释，“阿水，你可以走了。”

“娘亲，他们要赶我走。”素珍抱住她娘。一物降一物，她爹对她娘爱逾生命。

“珍儿，”她娘摸摸她的头，眼中满是不舍，“这次你真的要走了。”

素珍想了想，问她爹：“莫不是你突然发现我不是你亲生的？”

此言一出，素珍立刻被她娘揍了个满头包。

爹爹却笑眯眯地道：“乖，去考个状元，光宗耀祖了再回家。”

素珍嘴角抽搐，她爹爹很能做出惊人之举。

譬如将隔壁黄伯的狗带去学蛙泳，将张婶的牛蛙带去学狗刨式。又譬如她娘学插花，烦恼菊花该配什么植物，他送她一根黄瓜。

但，拜托，这种人命关天的事你能不能靠谱点？

她指着她哥哥道：“哥哥去。”

她爹却一摊手，道：“他从小习武，你自小从文。”

“那就对了，让哥哥去考武状元，然后娶个公主回来。”

“可为父只喜文状元。”

素珍有种想喷血的感觉，奈何她自小被她哥拉着陪练，身体甚好，别说吐血，这气也不喘、脸也不红。她想了想，改抱冯美人的手臂，道：“爹爹，大周朝不兴女子考科举，一旦被揭发，可是全家抄斩的欺君死罪。女儿不怕死，可不能连累爹娘啊。”

“我们全家正好都不怕死，就怕闺女你怕。你不怕最好了。爹爹当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拿下文状元，你考上状元设法辞官就好。”她爹仍是笑眯眯的。

其后，她娘、她哥和红绡，拉她去乔装的去乔装，去马厩牵马的牵马，往她包袱里塞钱粮的塞钱粮。

素珍欲哭无泪。冷血说得对，她家果真没有一个人好，且没有一个正常人。

她决定回房睡觉，却被冷血在她爹的眼色示意下挡住去路。

她斜着四十五度角忧伤明媚地看他，“当年是哪个小乞丐死活抱着我，要我将他带回冯家的？”

冷血说：“是你说管我饭，我才跟你回来的。”

“那我好歹管了你十年饭，你不能恩将仇报哦。”

“管饭的钱又不是你出的。”

这样，大周德靖十九年，素珍被她爹冯美人突如其来的光宗耀祖念头赶出冯家，女扮男装，考状元去了。

最让她叹为观止的是，冯美人那厮居然还做了万全准备，替她伪造了张证件——

准考证。

每朝科举制度，从形式到内容，各有不同。大周设乡、会、殿三试，逐级而上，从州乡到省府，最后是中央。

准考证这玩意儿，正是身份的凭证，由官府统一制作，其上刻有特别的图案，写有考生籍贯、姓名、乡试名次等，并以官府印鉴盖于其上。也就是说，你必须在乡试中取得名次，才能参加会试。

当然，有钱能使鬼推磨，盖官印也不过是那点事儿。

所以，这对素珍来说虽是造假，证却实非假证，而是花了钱造的真证。

只是，不管乡试、会试有怎样的猫腻，最后一关殿试由天子钦点，却得见些真章。

再回到准考证上。

素珍叹气。本以为冯美人只做到这一步，结果真是小觑他了。

他给她准备了多张证件，任君选择。吴基隆、刘楷威、林属豪……她看这些名字甚为霸气，预感他们将来必火，真不敢乱用。

冯美人见状，又拿出一堆证件，什么李时珍、李世民、李广……一堆李姓。

她知道爹是故意的，但还是憋屈地从中选出那一张来——

其上名字是：李怀素。

这名字也许有千万种意思，但在她看来，这不过取“李兆廷，你要想念冯素珍”之意。用她的名字来许愿，如此简单。

没承想，后来，她当官以后却严厉打假，还收了一得意门生——小周。

那孩子青出于蓝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差点没教她这前浪死在沙滩上。

小周最先也只是揭些权贵八卦，譬如某某贵妇神奇的化妆技术、卸妆后模样惨不忍睹，譬如某某武侯的学术研究成果。你说你一个学武的，怎能洋洋洒洒地写出笔墨通畅的文章？

后来居然打假打到她头上来，说她在科举考试中作弊，让人代笔云云。气得她拽起他的领子问：“你怎么证明你在翰林院招收公务员的考试中没有作假？”

这孩子居然慢条斯理地反问：“是不是只要我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你就承认自己作假？”

于是，她彻底被击败。

这事闹得满城风雨，一时，士子文人人人自危。

文人自古相怜，这倒也生了个好处，大家立下走动得多了，不再孤芳自赏，这写诗填词总得有个人证、物证啊什么的。本来宅在家里著书立说的，也搬到酒肆楼面去了，某种程度上带动了经济发展。

这事后来还牵出了一批食材、家具造假案——酱猪肉成了酱牛肉，酱牛肉成了酱羊肉，酱羊肉成了酱老虎肉，标榜紫檀花梨的家具都是些人造木做的。

她一气之下，严打以外，连续一个月吃青菜，家具改用最薄、最差、最便宜的板材，绝不让任何黑心商人赚她的血汗钱。

于是，人们争相传颂，说她是个清官。

后来天子大怒，颁下新法，严惩造假。

天子主张捍卫民众利益，大力护法，当值一颂。一国之治，治本之始绝非为杜绝那悠悠之口，更须真正做到以民为本。

这事给了官商民一个警醒，并非全是弊处，但若捕风捉影、过分渲染却并非好事。小周那坑爹货弄得民众人心惶惶，天子最后归咎到她头上，罚她三月俸禄，害她只好天天到其他同僚那里蹭饭，以致后来人家见到她都立刻关门放狗。

当然，那些都是后话了。

基于每个凄美故事里上京赴考的书生都携带书童一名，素珍也被她爹配了个拖油瓶：冷血。她本来要的是红绡，谁承想红绡不干，说路上辛苦。素珍表示理解，这年头，小姐都不好当。

临走前，她想了想，写了封恐吓信给李公子，告诉他，若他敢纳妾，她就要他好看，又拜托她哥将李公子有疾的秘密传遍全县。

素珍是个随遇而安的人。路上，还真开始认真琢磨起考科举这事儿来。

她又跟冷血讨论，说若论科举，不得不提“门生”这种职业。门生，门生，有门才能生。投在当朝哪位大人门下是一门学问；怎么让大腕儿在众多门生里看上你，更是一门大学问。

而说到势力，这其中之一便是当朝权相——权非同。

人常说，名字与运道大有毗连。素珍觉得这话不假。这位右相本便姓权，名非同，字相字，又字欧巴。就连他家里的马也特别威风，叫作“欧巴马”，后约是嫌与他的字相冲，改为相近谐音“奥巴马”，听上去同样给力。

依照冯美人的指示，她和冷血要到上京去找一位叫傅静书的世叔。据说这位大人是他的至交，官拜翰林侍讲学士。

静书，净输。

名字取得不好，这职位便也让人郁闷。侍讲学士也就是个五品官阶，鱼肉鱼肉百姓尚可，能在会考上弄猫腻却免谈。若区区五品都能弄些猫腻，上面的一、二、三、四品还混什么？没有任何福利可言，素珍心想。这叫她情何以堪？

更让她郁闷的是，冷血那孩子放着大道不走，专拣林间小道，导致二人一路遇到不少讨要植树费的绿林好汉。

在冷血将第三拨好汉“送走”的时候，她终于忍不住爆发，说改走大道。

冷血不干，说这是体验生活。

素珍道：“逛市集、遇恶霸、救孤女、逛青楼，这些才叫体验生活。我看你八成是想试试自己的身手。”

冷血说：“你那是小说，而且是老掉牙的。”走到一旁吃干粮，不理她。

素珍走过去，一把捋起袖子。

冷血脸一红，随即轻斥：“妇德。”

待她泪眼婆娑地指着臂上被虫蚁叮出来的包，终于，冷血微不可见地皱了皱眉，妥协了。

到了市集，素珍直奔酒楼而去。

冷血一把拽住她的后领，“不是说逛市集、遇恶霸、救孤女、逛青楼吗？”

她不屑地回道：“这些我早在淮县做过了，你忘啦？”

冷血顿时绿了脸。

二人寻了镇上最好的酒楼，客人极多，热闹得很。素珍正在美美地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却听得身旁冷血突然道：“刚进门那五人，中间那穿蓝衫的必定身负重伤。”

“冷血，你鼻子真好，比狗还牛。”

她夸了冷血一句，冷血却不乐意，恶狠狠地说：“这是出自绝世高手的判断，你懂不懂？”

素珍心道：老子没打算懂。只转去打量那五名男子。

无他，这进出的客商中，数这几人最好看，尤其是中间那两位。其中那个蓝衣青年，眉如山墨翠，眸萃星魄色。另一个男子身着白袍，眉宇间似装深壑。这几个人坐在一处，便好似将四处的人都隔绝开来。其他三人约莫是家仆随从，一个是面貌寻常、目光温莹的老者，另有两个青年，都是精锐眉目。

冷血说：“请注意形象。”

素珍摆摆手，说：“不打紧，你看姑娘家们都在看。”

冷血说：“你别忘了自己现在是男人，女看男叫红袖添香，男看男就是断袖找死了。”

白衣青年和其中一名随从果然瞥了素珍两眼，也不见杀气，但那眼神足以让人心惊肉跳。

素珍愤怒，这乌鸦嘴！

冷血冷笑一声。

桌下，素珍伸手一拉他，只改看她的鸡鸭鹅，这样一直相安无事到那几人结账。

两桌甚近，素珍隐约听到一名随从微惊地说钱袋必是在途中落下了。

小二本是一副“你是大爷”的恭敬状，闻言立刻换了一副“你大爷”的不屑神色，眼梢一掠几名身形魁梧的堂倌。

店里顿时静下，众人看起热闹来。

“这个押下做饭钱，另外，我们需要一间上房。”这时，那白衣青年却伸手一摘头上的玉簪，递给小二。

素珍心里一动：那簪子通体如雪，纹理古朴，必定是精品，而且是上上品。

小二两眼放光，看向掌柜的，后者同样两眼放光。

眼看掌柜的便要去接，那蓝袍男子却拦下他，“七弟，这是父亲赠你之物，万不能给。”他说着，低咳一声。

众人心头一凛。老者立刻紧张地问了句“是否伤势发作”。他只说无妨，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道：“掌柜的，你将这东西拿到镇上最大的当铺典当了，将票据留好，在下改日来赎。”

他手下的人看到那东西，都变了脸色。